

……先是，慈聖聖母（按：即明神宗生母）以保國，選僧誦經，予僭列名，至是，上聞書經，即賜金紙以助。

「年三十七，於五台山講『華嚴玄談』，百日之內，常住上座一千衆，十方雲集僧俗，每日不下萬衆。一食如坐一堂，不離不亂，不聞傳呼剝啄之聲。皆予一人指揮，餘無措目者，智者不知所以然也。」

「三十八歲，至萊州牢山（今山東即墨），於山南之最深處，誅茅結廬以居。上聞之，即發三千金以修庵居。予力止之，乃同欽使商定，矯詔以此三千金賑濟飢民。欽使回報，聖情大悅。」

「年四十一，敕頒十五藏，散施天下名山。時聖母以台山因緣，乃以藏經一部，首送東海，及至牢山，無可安頓。撫按行所在有司供奉。予見有敕命，乃詣京謝恩。比蒙聖慈，命合眷各出佈施，修寺安供。請命名曰『海印寺』。予自辛巳（萬曆九年）一五八一）以來，率多勞動，未得寧止，故多疲倦。至今，禪室初具，始得安居，身心放下，其樂無喻！……一夕，靜坐夜起，見海湛空澄，雪月交光，忽然身心世界，當下平沉，如空華影落，洞然一大光明藏，了無一物，即歸室中，取『楞嚴』印證，開卷即見『汝身、汝心外及山河、虛空、大地，咸是妙明真心中物』，則全經觀境，了然心目。遂筆述『楞嚴懸境』一卷，燭才半枝已就。」

「四十七歲，牢山海印寺殿宇落成。後二年秋，予至京訪達觀禪師於上方，相對盤桓四十晝夜，爲生平之奇。」

憨山大師在五十歲時又回牢山，那年因朝廷內部的矛盾和鬥爭，受到牽連。拘捕八個月，然後發配充軍，途經金陵，紫柏大師與他「相別於江中旅泊庵中」，表示要爲他設法營救，但他却以「深明因果，受報消障」而堅決拒絕。自此，他經歷了整整二十年的充軍生活。在長期的逆境中，他安之若素，勤修苦行，並能爲中興曹溪而出力，這確是宗門史上的奇蹟。在「年譜實錄」下，萬曆二十九年辛丑，五十六歲「那條裡，他寫道：

「予年五十六。春，正月，予見曹溪四方流棍集於山門，開張屠沽，穢污之甚，積弊百餘年矣！墳墓率佔祖山，僧產多侵之，且勾合外棍，挾騙寺僧，無敢正視者。予歎曰：此心腹之疾也。苟不去則六祖道場，終將化爲狐窟卒莫可救矣，予縱居此，何爲哉！熟慮之，無已，乃往白制臺戴公：公曰：無難也，予試爲公力行之。即下令本縣坐守，限三日內，盡行驅逐，不留一人；舖居盡拆，不存片瓦！自此曹溪山門積垢，一旦如洗。公因留予齋飯、坐談，曰：六祖腥羶，予爲公洗之矣！」

萬曆四十二年秋八月，大師六十九歲。因「聖母殞天，有恩詔，乃對靈龜披剃，謝恩還僧服。」他在劫後餘生中，從事著述，撰有「楞伽筆記」等著作，並致力恢復了六祖惠能大師的開山道場曹溪寺。此後，他又雲游江、浙、兩湖、江西等地，並一度定居於廬山五乳峯法雲寺，最後仍回曹溪。

明天啓三年（一六二三）大師於念佛聲中安詳示寂，留有肉身。吳應賓爲撰「大明廬山五乳峯法雲禪寺，前中興曹溪嗣法憨山大師塔銘」。錢謙益則寫「大明海印憨山大師廬山五乳峯塔銘」。陸夢龍根據「年譜實錄」撰「憨山大師傳」。對他作了高度的評價。

著作與見解

憨山大師的著作，「明史」卷九十八「藝文志三」載有：「華嚴法界境」一卷，「楞嚴通義」十卷，「法華通義」七卷，「觀楞伽記」四卷，「肇論畧注」三卷，「憨山緒言」一卷。另外，他的門弟子福善、通炯將他的全部著作，編輯爲「憨山老人夢游全集」共五十五卷。

憨山大師與同代蓮池、紫柏等大師一樣，都是「禪教兼通，歸心淨土」的祖師。他的見解，大致可歸納爲：

（一）主張真心一元論，也就是真如緣起論。在「夢游全集」卷十「法語、示徐清之」中，他說：

「佛說三界上下法，唯是一心作，言三界上者，乃出世四聖，謂佛、菩薩、聲聞、緣覺也。三界下者，乃六道凡夫，謂天人、修羅三善道及地獄、畜生、餓鬼三惡道也。是則十法界中，一切凡聖善惡因果，依正莊嚴，皆由一心所造。然此一心非別，乃吾人日用現前分別了知之心也。」

直截了當地指出：「日用現前分別了知之心」，「當體」就是「真心」，不必「向外求」。他又在「化生儀軌」中闡述道：

「佛說法四十九年，所集諸經，有一大藏，始終只說了八個字，所謂『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。』從初至此已經四十年，才說破『萬法唯識』一句之義；然猶未敢顯示『唯心』之旨，以唯心乃萬法之極則也。從上以來諸大弟子，已聞唯識法門，故此以後，乃說『楞伽經』顯示『三界唯心』法門，直欲令人悟此一心為極則。故『楞伽經』云：寂滅者名為一心，一心者名如來藏。」

如來藏，就是真如的另一稱謂。也即：心，就是真如，即是真心。而識，則是指真（如來藏——真如）、妄（無明）的混合體——「藏識」（也稱「識藏」），也就是阿賴耶識。真如猶如純金，而藏識則如礦石。因此說：「一心者，名如來藏。」

（二）宣揚佛性論。大師在『夢游全集』卷七「法語」示容玉居士等開示中說：

「佛世尊特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世間。一大事者，所謂眾生佛之知見也。以眾生本具佛之知見，今迷之而為妄想生死之知見，歷劫以來，迷而不知。佛特出世而為開示眾生本有佛之知見，使其悟入本有佛性。」

「原夫此性，先天地不為老，後天地不為終，生死之所不變，代謝之所不遷，直超萬物，無所窮盡。吾人能見此性，即名為佛。」

「真心本來清淨，因妄想染污而苦惱旋生。佛性元是自心，因無明障蔽而不現。即心是佛，自心作佛。」

（三）提出空非「絕無」。在『夢游全集』卷十二「法語·示周子寅」中他說：

「所謂空，非絕無之空。正若俗語所謂『旁若無人』。豈旁真無人耶？第高舉著眼中不有其人耳。所謂幻者，非變怪之幻，乃有而不實之謂也。譬若市人弄筒子，撮出許多人物一般，然此筒中，本無所有，而忽然有之，雖有而非真實也。既非真實，即是本無，由本無故說空耳。故曰譬如幻化人，非無幻化人，幻化人非真人也。既非真，豈不是空耶？佛說『空』字，乃破世人執著以為實有之謂，非『絕無』、斷滅之謂也。誠恐世人淪於斷滅，復說幻字，以遣其斷滅之見。是則一切身心諸法，因幻故空，由空故說如幻耳，此兩字相次而觀，則頓見其妙。所言空，即幻有以觀空，名曰真空。所謂有，乃本無之幻有，名曰妙有。由真空故，心非斷滅，由妙有故，境是無生。斯但心不取境而心非斷滅，境不牽心而境自如如，心境如如，於何不樂，但只看破如幻不實，名曰若無，而靈心獨照，妄心頓歇，名曰亦無耳。是所無者妄心耳，豈絕無真心哉！何以為妄心耶？境執著不化者是。何以為真心？不取身心境界之相，了了常知，靈然寂照者是。如此用心，有何掛碍？斯但情不附物，物豈礙人，物既不能礙人，人又何礙於物耶？」

（四）禪淨兼重，歸心淨土。大師在『夢游全集』卷十九「序·雲懷大師了義語序」中寫道：

「吾佛出世，特為眾生開示一心，使其悟入，以迷有深淺，故教分頓漸。至末後拈花，直指離言之道。達摩西來，單傳此道，名為禪宗頓門。然此頓宗之旨，非獨一禪，諸教中顯密所談者不一而足。以執教者迷宗，執禪者毀教，皆不達佛了義之旨耳。非獨於理，至若所設六度萬行，皆是求明一心之行，較之於禪，但頓漸不同，及其成功一也。至若淨土一門，修念佛三昧，此又統攝三根，圓收頓漸，一生取辦，無越此者。從上佛祖，極力開

示，已非一矣。無奈末學，志尚虛玄，以禪爲高，薄淨土而不爲。隨聲妄和，會無實行，豈非自誤耶？」他接着又以蓮池大師爲榜樣，說明禪教兼重，歸心淨土的重要，又寫道：

「雲棲大師，蚤吾唯心，因極力主張淨土以救末法之弊，自建叢林，身教弟子，日夜無替者幾四十年。」

在「法語·示慧鏡心禪人」中，大師再次開示說：

「吾佛說法，百千法門。其最要者，爲參禪、念佛而已。而參禪，乃此方從前諸祖創立悟心之法，其念佛一門，乃吾佛開示三賢、十地菩薩，總以念佛爲成佛之要。十地聖人，已證真如，尙不離念佛，而末法妄人，乃敢謗念佛爲劣行，又何疑參禪、念佛爲異耶？是闕多聞，不知佛意，妄生分別耳。故初參禪未悟之時，非念佛無以淨其心，然心淨即悟心也。菩薩既悟，而不捨念佛，是則非念佛無以成正覺。安知諸祖不以念佛而悟心耶？若念佛念到一心不亂，煩惱消除，了明自心，即名爲悟。如此念佛，即是參禪。故從前諸祖，皆不捨淨土。如此則念佛即是參禪，參禪乃生淨土，而禪、淨分別之見，以此全消。即諸佛出世，亦不異此說。若捨此別生妄議，皆是魔說，非佛法也。」

禪宗自六祖惠能大師在曹溪開法以後，盛極一時，成爲唐代佛教的主流。當時惠能爲南宗，主張頓悟，不假思索、考慮、分析，可以直覺地達到禪境。神秀爲北宗，主張漸修，即分幾個步驟，逐漸到達禪境。開元中，惠能弟子神會入京都，住荷澤寺，大播曹溪頓門，南宗大興。以後又分兩系，五家世系，即南岳懷仰下出臨濟、禪仰，青原行思下出曹洞、雲門、法眼。到了明代，禪風漸衰，僅存臨濟、曹洞兩宗。憨山大師繼承並發揚了蓮池大師的禪淨思想，反復地強調了「初參禪未悟之時，非念佛無以淨自心」，而「菩薩既悟之後，非念佛無以成正覺」，因而得出「念佛即是參禪，參禪乃生淨土」，「從前諸祖，皆不捨淨土」的結論，不僅在當時針砭時弊，抑邪顯正；而且，對今日末法根機，仍有現實指導意義，這是值得我們認真學習的。

（上接第43頁「虛雲和尚」）

德清忙道：「老師父太客氣了！弟子不敢當！」

德清却不過老和尚苦苦挽留，只好在洪福寺住下，住到過年，這一住就住了二十多天，每天也就替老和尚向衆徒代講些經文佛理，衆人都感激不盡，誠心敬禮供奉。德清得以逐漸休息康復，到了開年正月初一，同老和尚拜了頭香，拜了年，他就告辭了。

老和尚苦留道：「德清師你何必忙着走？你何不住到三月雪融了好走才去呢？本寺弟子都盼你多留呀！」

衆徒也都跪下挽留，紛說：「清德禪師別走，我們需要禪師開示哪！」

德清哪肯久留，堅說：「拜香之願未了，親恩未報，務必要上路拜上五台，寧可還了願，將來再回來相聚罷！」

老和尚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們只好恭送德清師上路拜香罷，這是他的大事，我們不可耽誤他的。只是德清師既應承了會再來，將來務必回來啊！到了五台，捎個信來，免我們大家掛念！」

次晨正月初二，洪福寺衆僧徒恭敬護送德清上路拜香，衆徒附香同拜，在雪地中，一路拜到了懷慶府，又有徒弟爲他背負行李。

進了城門，正待找寺院掛單，那徒衆忽然大哭起來，拜倒在雪地，說道：

「我師父今年八十五，有重病在身，也不知還能活到再見到德清禪師拜完五台回來呢？他老人家一生勞苦，如今風燭殘年朝夕難保，唯有你在寺中住下一段時間，他老人家才得笑顏逐開，你幾時再回來呢？」

又一徒說：「德清師，弟子等恭送，只到此爲止，不敢久離師父，須趕回寺中去了，前途珍重啊！」

德清謝了衆僧徒，說道：「多謝列位照拂，我此去一拜完，必盡速回來拜令師的，請多善待他老人家吧！」

（未完）